K26/17

目　　录

前言

开辟绥中抗日根据地……李育民口述 李孟起整理（1）

三年争夺战……维　新（11）

——回忆开辟绥中四区根据地

年轻的区委书记祝锡田烈士……曹玄庆采访整理（29）

怀念祝锡田同志……高际石（34）

董老英雄……李孟起、魏福刚采访整理（38）

回忆一九四六年的秋征工作……周治章（54）

马家大岭痛击保安队……李绍奎、维　新（56）

保安队败走马家大岭……王士平供稿 陈瑞麒整理（59）

夜袭黄家……曹玄庆采访整理（61）

绥中县保安队被歼黄家……张玉林（65）

太阳山战斗……王兴朝（68）

李家堡保警队被歼……维　新、王士平（72）

铁厂堡突围……张士岐、刘守鑫整理（77）

县支队对敌斗争故事两则……刘志岐（80）

砬子山战斗……张玉林（84）

绥中四区人民支前二、三事

……张士岐、刘守鑫、陈瑞麒整理（86）

绥中地下工作片断……周治章（90）

地下组织“裕民生”……魏福刚整理（9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绥中土改前的三个运动…… 常文玉（103）
绥中县的土地改革…… 常文玉（111）
立木沟修械所概况……张士岐、陈瑞麒整理（122）
绥中县驻四区贸易组……维 新（124）
破山洞突围…… 刘守鑫（127）
旧县级政府组织沿革…… 丁树宣（130）
国民党军对宝庄乡的掠夺罪行…… 白东海（133）
苏联红军小分队在绥中…… 常文玉（136）
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记随军赴朝的绥中担架队…… 维 新（142）

更　　正

本选编第一辑42页第三行的“塘沽协定”应为“何梅协定”。

开辟绥中抗日根据地

李育民　口述
李孟起　整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日寇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疯狂的“扫荡”，野蛮的“镇压”。在华北和东北交界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推行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敌人把方圆三五十里的山区群众赶进各个大围子（群众称“人圈”）里，妄图分割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阻止我军东进和北上。

一

为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十三地委（冀东区党分委）根据冀热区党委的指示，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在青龙县靴脚沟成立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和行政办事处。工委书记是张化东，办事处主任宋国祥，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张仲三。

当时，工委在青龙成立五个总区（未建制前的临时行政区）总区以下设立突击组。绥中突击组组长是潘凯。

突击组成立后，潘凯就带领一部分人到葫芦套、羊岩子、马尾沟和吕杖子一带活动，了解敌伪的政治、军事、经

济等情况，以便开辟绥中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新区工作，十三地委决定将临抚凌青绥工委和办事处分别划分为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张化东任凌青绥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张仲三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周鸣岐任工委秘书，信修任民政科长(后来提为办事处主任)。

这年的三月，工委将我调到绥中突击组任组长，潘凯调回五总区任区长。突击组成员有谢云青、董保山、高云侠、赵连城等六、七个同志。

我们突击组来到绥中的黄木杖子、周岭沟和马尾沟一带山区。这里山大沟多，树木茂密，便于和敌人周旋，加上老百姓对于敌人的统治和压迫深恶痛绝，容易发动，就决定开辟这一带山区做为根据地。

七月，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继续向东挺进，开辟明水、塔子沟等地。当时要想绕过敌人据点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必须通过一个海拔七百一十二米高的“五花顶”，这里山峰陡峭，树木参天。我们缺乏经验，迷了路，三天也没转出“五花顶”的东南峰。同志们饿了吃点野菜，渴了喝口泉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摸原路又转回根据地。

八月，我们第二次爬越“五花顶”，接受上次教训，带上向导，准备干粮，顺利地通过了“五花顶”，到了塔子沟。

塔子沟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很适合打游击。这里的群众已被赶到十几里以外的围子里去。房子都被鬼子给烧了，我们就靠墙搭了窝棚，住下来。利用白天群众下地干活的机会，联系了曾广文、李长春等人，发动了群众。曾广文为我们

运送和隐藏粮食，做了很多工作。没菜吃，他把自己地里种的萝卜都给我们留下，一个没往回拿。以后又发展了刘福余，这小伙子爽直，积极肯干，很快就成了我们的得力骨干。塔子沟开辟后，就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从外边征集的粮食都送到这里，大部队从关内过来，也常在这里住。

接着我们又到明水的跳石沟和盘龙沟一带，找到伪牌长孙长喜、张殿山和赵殿荣等人。这些人虽然当牌长，但都是敌人给安的，家里很清苦。由于敌人的宣传，起初对我们害怕，要去报告。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向我们倒开了苦水，再也不愿当牌长这个差事了。经过我们解释和安慰，牌长接着干，这回不是给鬼子干，而是给抗日队伍干，他们都高兴地答应了。跳石沟的赵殿荣积极可靠，我们常在他家落脚。时间久了，亲密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为我们搜集明水敌人据点的情报，他老婆站岗放哨，他弟弟赵殿成在村公所当夫役，我们就叫他负责搜集秋子沟据点的情报。一家人都为抗日出力，任劳任怨。

从这里往北一直发展到大、小黄羊沟、板子沟，接近了建昌地区。往西是大横岭沟、周岭沟、李大庄、陆家台和塔子沟，基本上连成一片，骨干们都积极投入了抗日斗争。一些伪甲长经我们教育，也保证不但不给敌人干事，还要为我们做些工作。突击组到绥中，初步打开了局面。

二

最初绥中突击组只设了个党小组，与青龙五区为一个支部。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在绥中建立支部。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九四三年八月间，突击组在羊岩子沟成立了党支部。信修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决定由我担任支部书记，高云侠任支委。这是党组织在绥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支部建立后，我们首先吸收了刘福余同志为中共党员。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凌、青、绥工委决定在绥中正式建区。建区会议在羊岩子沟召开，工委和办事处的领导信修主任和赵一夫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绥中划为两个区，一区范围是大横沟、时杖子、明水以西地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是我；二区范围是明水以东到梨树沟门（现属兴城）、新台门、药王庙、和尚房子（现属建昌）等地区，以塔子沟为根据地。区委书记兼区长是郭海楼。

随后，又建立武装工作队，将潘凯由青龙五区调来任副队长。

建区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斗争，建立武装自卫队，帮助群众安排好回山后的生活。

与此同时，还要大张旗鼓地向上层分子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伪甲长、警察署长和国兵，配合搞反“集家”斗争。对那些有民愤的汉奸走狗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

三

在明水、秋子沟、和尚房子一带新区都有敌人的据点，在这种半公开的地方，我们主要做争取、分化和瓦解敌人的工作；尽量争取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

和尚房子警察署有个署长，家住大黄羊沟。他父母为人挺好，我们就做他父母的工作，让两位老人去教育儿子。一

次，我们在大黄羊沟北部板子沟一带活动，遇到齐英（凌、建、赤工委书记）等同志，他们从北面边打边撤到这里。我们掩护齐书记，甩掉了尾追他们的敌人，撤到了大黄羊沟。当时齐英同志有病，不能走了，我们就把他暂时安排在那个署长的家里休息，打算把他送往关内根据地。署长的父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和通讯员以及齐英的通讯员留下照顾，其他同志分散到小黄羊沟去了。可是不久，那个署长带二、三百人突然回家来了。情况严重，我们在屋里做了战斗准备。老头却过来说："不要紧，出事我负责"。署长进屋后，他爹把情况跟他一说，让他带人赶快离开这里。那个署长果然就要带着警察走，可是他又折回来，要求和我们见面。我们答应了，对他谈了很多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抗日的一些道理。齐书记水平很高，谈得很透彻，署长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最后他表示："你们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今后有事通知我一声就行。"为防止意外，他赶紧出去带着队伍离开了这里。

后来那个署长确实表现很好。

我们到跳石沟一带活动，常在赵殿荣家住。这里归魏杖子管，甲长是魏殿书。他听到些风声，就警告赵殿荣，不要和八路军来往，再来八路军，一定要报告，并且三番两次地说八路军的坏话。他还经常勒索群众，我们对他进行教育，给他捎了几次信，可是，他以为离明水据点很近，满不在乎，我们决定和他见面。

一天晚上，我带了区小队三十多人出发，办事处的王杰同志也和我们一同去。我放了一班人警戒通明水的路口，防备据点里的敌人出来。

到了他家，我们佯说是县里的特务人员来查户口，他又

点烟又让座地张罗。当他终于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可吓坏了。我们严正警告他，给鬼子当汉奸决没有好下场。他连连点头保证，再也不跟日本人干坏事了。那时，我军曾克林骑队要开到这一带活动，须事先筹好粮食。我当时就派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给准备五千斤粮食，并且不许向群众多要，从中克扣。他表示保证办到。最后，又让他给我们安排住宿，他也答应了，把我们领到赵殿荣家（其实我们是从那里出来的）。赵殿荣还装着害怕的样子，不肯安排。魏殿书反而安慰赵，说出事他负责。我们这样做，叫拿鸭子上架，逼着他死了当汉奸的心，给抗日做事。

以后，魏殿书果然大有好转，经常给咱们部队弄粮食，还提供据点里的情报，表现很好。我曾到他家去过两次，表扬和鼓励他。以后没啥大事，也没再上他家去。

后来，又有几个伪甲长被我们争取教育过来。他们曾把《告伪军抗日救国书》等抗日救国的宣传品带进秋子沟和明水的据点里。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有两个伪国兵从秋子沟国兵训练团跑了出来，一个叫王成飞，一个叫董英魁，带着两支合子枪向我们投诚。接着又陆续跑出五十余名。看来，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水据点里有个姓李的甲长，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以后，敌人一有行动，在出发前我们就能得到消息。敌人的目标、人数、时间和行动范围，我们都能大致了解，根据情报做出相应的对策。有时，接到情报，敌人出去“扫荡”，据点空虚，我们就趁机到里面开展工作。敌人费尽心机找我们，我们却就藏在它的窝里。

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尽量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可是对那些民族败类就要坚决打击。

当地民愤最大的莫过于“东霸天”骆长恩了。他经常带着敌人进山“扫荡”，群众从围子里跑出后，纷纷要求除掉他，说不除掉骆长恩，老百姓就没法活。我们请示了上级，办事处主任信修同志很快就来了，批准了处决骆长恩的报告。

一九四四年秋后的一天，我们事先侦察好了情况，晚上出发。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区小队，民兵，还有信修同志的警卫排。区里去的有我、郭海楼、谢云青和李殿刚等同志。警卫排负责警戒秋子沟据点的敌人。我们夹在进山干活回“人圈”的群众中。

到了围子大门口，天已擦黑了，副甲长黄德贵在守大门。同去的群众赚开了大门，我们一拥而进，先抓住了吓得说不出话的黄德贵，然后直奔甲公所。一看没有骆长恩，却有个叫王品一的警长在那里，就先把他抓了起来。接着又奔黄德贵家里，因为骆长恩和黄德贵老婆有勾搭，估计在那里。到了一看，又没有，里外搜查一遍，也没找到。我们就逼问黄德贵的老婆，才知道他藏在后院的枯井里。我们找到枯井，用电筒一照，这小子正躲在下面。把他拽上来，向他宣布了抗日政府的判决，判处恶霸汉奸骆长恩死刑。警长王品一的民愤也很大，也一同处决了。黄德贵吓筛糠了，但是没有杀他，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并警告他，如果继续当汉奸，就象骆长恩一样下场。他连声表示，一定重新做人。

紧接着，又除掉了“北霸天”王占一。当时群众非常高兴，就编了一个歌谣：“消灭东霸天，除掉北霸天，人心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畅快，再没鬼门关，除掉两个大坏蛋，百姓才能返家园。”

这样一来，群众更加认识到，要想得活命，就得依靠八路军，依靠共产党。此后，从部落里回到山沟的群众更多了。从无人到有人，沟沟岔岔充满了欢声笑语。

四

从一九四四年秋天起，冀东八路军部队就经常越过长城，到绥中山区一带活动，和敌人作战。

这年秋后，从山海关出来一部分鬼子和讨伐队，要通过葫芦套和羊岩子进山“扫荡”。羊岩子和靳家台之间的山沟狭长弯曲，很适合打伏击。当时曾克林所属的一支部队正在这一带。我们区队和董万功自卫队配合部队打了这次伏击，消灭了几十个鬼子，缴获了三挺机枪。这次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吃了不小的亏，大长了我军的锐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敌人用汽油烧了死尸，狼狈地逃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形势大有好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为了进一步开辟关外工作，冀东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在绥中大横岭召开会议，撤销了凌青绥工委，成立了十六地分委和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曾克林任十六地分委书记，张化东任组织部长，信修任办事处主任。

同年六月，十六地分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带领一个团，来我区检查工作，在砬子山与日军四百余人展开激战，歼灭敌军数十人。战斗结束，部队开到塔子沟。敌人挨了打，恼羞成怒，纠集了四路兵马进军塔子沟，妄图寻我主力部队报复，然而部队事先转移了。塔子沟和张家房子的

群众坚壁了物资，也随部队上了山。

敌人报复心切，来得异常凶猛。塔子沟的民兵队长李长春等三人，给部队带路回来，发现了鬼子，就藏在窟窿山里。敌人搜山时，他们用仅有的一支步枪、三粒子弹，打死了两个鬼子的尖兵。

区小队刘福余当时去明水筹粮，与敌人遭遇。他开枪打中一个敌人后，也不幸中弹负伤，但他仍然坚持掩护送粮群众。粮食运走了，他却因流血过多晕了过去。在抬回来的途中，又与鬼子遭遇，光荣地牺牲了，抬担架的两人（其中一名是刘福余胞弟）也惨遭杀害。刘福余是党的忠诚战士，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

敌人进塔子沟扑了空，又碰上埋的地雷，炸死了好几个，更加恼怒，又不敢往沟里进，就放火烧了群众的小房子和小棚。撤兵回去经过张家房子时，竟放起大火。顿时全村一片火海，群众的房屋财产，全都被化成灰烬。这次大火烧毁民房四百余间。群众回来，见此惨景，都悲痛极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敌人的垂死挣扎。

五

八月中旬的一天，信修主任来了，召集各区同志开会，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接着信修又说这是特大的喜讯，我们盼望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是全国军民团结一心浴血奋战的结果。现在我们准备接收城市和伪军据点。

当时，秋子沟有个据点，有五百余名伪军。信修当即写信给伪军杨队长（外号杨大巴掌）要他原地不动，清点好武器和物资，等待接收。不然，我们部队就消灭你们。伪军队长很快回了信，说同意我们接收。次日拂晓，信修带领我和潘凯、郭海楼，还有办事处的几名同志，以及区小队，共去了一百多人。

伪军杨队长见人数不多，想要变卦，我们严厉警告他，逼他交出武器。当时捆好了三十多支步枪，七、八支手枪，派人用牲口驮到盘龙沟去了。其余的武器就架在外面，等待分批运走。当接收时，没有见到伪军副队长。原来这个人听到两个特务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就偷偷带领一部分人把机枪架上，在后山向我们开了火。敌人地势优越，火力很猛，我们一面还击，一面撤退，安全地突出重围，可惜很多接收的武器没能全部带出来。突围后，我们又组织反击，敌人却抢先一步逃往和尚房子方向去了。后来在那里被我军消灭。

八月二十九日，苏军进驻绥中城，接收了伪县政府和由各地集中来的伪国兵和讨伐队。三十一日信修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进城。我和郭海楼及潘凯同来，接收了伪政府（维持会）。

绥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年争夺战

——回忆开辟绥中四区根据地

维　新

绥中第四区位于县城西部山区（现在永安乡），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至一九四八年秋东北地区全部解放的整整三年中间，遭到敌人正规军、地方保安队和地主武装还乡团极为残酷的摧残，经过艰苦的争夺斗争，打退了保安队和还乡团无数次窜扰“扫荡”，才终于巩固发展起来。四区处于辽西走廊咽喉要地，有著名的塔子沟抗日革命根据地。它是我绥中解放区的南大门。四区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整个绥中解放区的安危，同时它还直接威胁着山海关守备之敌，关系到逃亡地主的生死存亡。因此，四区根据地成了敌我双方必争的要地。在这三年间，我多半时间在四区，亲身经历了一些跟敌人争地盘、争群众、争武装的残酷斗争，回忆起来，感到很有介绍出来的必要。

一、争地盘

八·一五光复后，在李家堡建立了四区区政府，区长郭海楼同志在北部山区立根台、永安堡两处设立了派出机关——分驻所。工作人员一共不到十人。永安堡负责人是郝中谦助理，一般干部有塔子沟人李森等同志。立根台负责人是

人们所熟悉的抗日干部张福生助理。此外，两处还有一些留用的伪职人员。当时立根台分驻所的主要任务，是督促战勤民工，帮助解放军在山南无名口修筑工事，防范国民党军队从这里出关。不料，国民党十三军于旧历十月间越过九门口、无名口，偷偷地由大茅山口闯进东北来了。我们在立根台的工作人员误认为是自己的军队，毫无准备，等到察觉后想撤离已来不及了。当时张福生等人全部被捕，内中刘文会（马鞍山人）牺牲，还有两人挂了花。我驻李家堡的区政府和缓中其他工作人员因迫于形势，暂时全部撤走。不久，国民党就由山海关向北山派出了它的政权机关。

国民党派人到四区立根台和永安堡两地，各成立了一个警察分驻所，统治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虽然不长，但也可看出，他的所作所为与伪满那一套比较起来，竟有过之而无不及。担水劈柴要百姓去干，吃粮吃菜找保里要，按地亩要税，按户要人头捐。他们对吃官司到衙门来的人非打即骂，他们高兴了下乡来玩弄妇女，抽大烟……无所不为。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一九四五年腊月十六日那天早上吃完饭，我到屯中北头去，看见有不少庄里人围着几个背枪的战士，问长论短的。又看到财主曹德会家院内绑着四名立根台分驻所的警察。战士们问我“这几个小子坏不坏？”我误以为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的人，查出警察干了坏事才绑起来的，就顺口说，“坏透了！不到两个月，闹得怨声载道。”对方说，“这回就好了，够他们受的，非枪毙了不可。”我细一看，不对，这些战士穿的戴的不象国民党军队，倒象八路军。心想别惹事，就赶快躲开了。

八路军在曹德会家吃过饭，就由伪“部落长”曹成发派人下通知，说八路军召开群众大会，在家的人都必须参加，人很快集合到学校。讲话的人是区长郭海楼同志。他说：“乡亲们！我们又回来了，人家说我们八路军跑到北海都喂王八了。没有。那是坏蛋汉奸造谣，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又说：“这群坏蛋被我们抓住了，今天开大会就是听听乡亲和父老们的意见，看该怎样处理。”他讲得激动，气愤，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开会前“会长甲长”都向乡民吩咐过，告戒开会的人谁也不许乱讲话。所以会上只有人听讲，没有人搭腔。开完会全部人马都到北沟去，准备在伪甲长范长富家吃晚饭。这时乡绅们急得象热锅蚂蚁一般，忙着撺掇村民出保，说逮住的这帮人来北山不久，没有做下什么恶事，我们民众敢于担保。郭海楼同志答应：“好说！吃完饭就把他们放了。”乡亲们被稳住了，专等饭后谈判。不料吃饭中间，炼木沟的沟门枪响了。乡绅们惊慌地说，“坏了，出事啦。”其实八路军早就研究好了，只留下警察中的王汉章一人，放回去报信，其余的所长刘清元等三人全部处决。乡亲们见此情景，都溜之大吉了。同一天，永安堡的国民党分驻所所长刘树勋和村长朱济盛，还有余文秀等四人也都被处决了。后来听说这次逮捕镇压是有部队配合的全县统一行动。一下子把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政权机关全部拔掉了。紧接着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农会，发动群众支前破交，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敌人是不会甘心放弃北部山区的。常常虚张声势，传言恫吓说，要血洗北山。甚至见到北山人进城，不是扣留，就是要罚款。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间，趁青纱帐起，保安队大队

长白光来亲自带两个连，从山海关出发，路经李家堡据点稍事休息后，奔赴北部山区直插永安堡。妄图将我区政府人员一网打尽，扩大他的地盘。白光来叫嚷说："我们这次来一定要把这小股八路军消灭光，在这里永远住下去，安官设治，这是我们最终目的。"

我四区干部和区小队处境十分困难，必须设法改变它。经区主任李联胜和区长徐士贵等同志向县委请示要求派部队星夜赶到永安堡，打击白光来这股保安部队。县委又转请专署，专署考虑到四区地势险要，得失关系到县和专区安危，当即决定命令所属独立一团和县支队，星夜赶到永安堡屯。部队不畏洪水暴发，不顾生命危险（过河时被冲走两名战士），终于拂晓前到达永安堡屯。经过一小时战斗，保安队支持不住，狼狈溃逃。白光来抛下士卒，扔掉战马，混在士兵当中逃回了他的老巢李家堡据点去了。以后敌人纷纷传说，八路军真是天兵神将。老乡们把白光来败走永安堡的事都当笑料谈。保安队逃回李家堡后，精心修筑工事，盘据不出。我方为了控制北部山区有利地势，于一九四六年底曾用主力部队对李家堡进行围攻。此后保安队在很长时间内不敢进犯解放区，我四区工作人员也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了。

二、争 群 众

（一）

自从永安堡、立根台两个国民党据点被拔掉以后，区里工作人员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带。人员是一天比一天多。后来

区长徐士贵和建联主任乔占凤同志活动多在西部，区主任李联胜同志在“边外”以下活动的时间较多，人们对他们也就比较熟悉了。他们下令废除反动的保甲制度，重新建立村政权。村长开始主持村政。但是当时村长多出自富户人家或由上层人物保荐的。即或有些同志是由八路军挑选任命，也多与富户有联系，或暗中通气。

区政权建立以后，乡里群众虽然表现出无比激动，但整个局面仍由富户统治。群众对八路军的认识还很肤浅，过去只知道八路军打鬼子，不怕死。但光复后敌伪一些很糟糕的人一度也混到革命队伍里来，给人们带来很不好的印象。同时反动宣传的影响也很深，什么“八路军是魔鬼，共产党活埋人”，等等瞎话到处哄传，因此对八路军普遍存在害怕心理。还有，人们受正统观念影响，总觉得中央军是正牌的，八路军成不了大事。特别是八路军立的机构被撵走过，此番回来又把国民党分驻所给收拾了，人给崩了，有人认为给老乡惹下了大祸。这些想法不只是上层人士有，就是基本群众也如此，他们畏惧八路军，不怕中央军。

（二）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倒向哪一边是根据地能否巩固与发展的关键。发动群众的过程，据我所知，当时打算利用在塔子沟老根据地站住脚的有利条件，先扎下穷根。将边外扛大活的夏德义，花户庄的赵洪如、曹成有，北沟的田永芝、范久贵，小河口放羊讨饭出身的魏文祥等人，先后集中到塔子沟、张家房子开训练班。让他们回来以后联络穷哥儿们准备进行反霸斗争。最早准备成熟的是边外村。一九四六年五月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